

破竹

BREAKING
BAMBOO

TIM MURGATROYD

〔英〕蒂姆·默加特罗伊德 著
陈莉莉 李晚曦 译



命运迥异的云氏兄弟，能否斩破灾难之竹，
傲视这个残酷的时代？

一部恢弘、磅礴、绮丽、虐心的史诗小说

破竹

BREAKING BAMBOO

TIM MURGATROYD

〔英〕蒂姆·默加特罗伊德 著

陈莉莉 李晓曦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破竹/(英)默加特罗伊德著;陈莉莉,李晓曦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321-5183-7

I. ①破… II. ①默…②陈…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IV. ①I56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1381 号

BREAKING BAMBOO by TIM MURGATROYD

Copyright: © 2010 BY TIM MURGATROY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 COMPANY AUTHOR'S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1-299 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曹 晴

封面设计: 胡 斌

破 竹

(英)默加特罗伊德 著

陈莉莉 李晓曦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字数 406,000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83-7/I·4092 定价: 3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 · · 献给理查德和菲利普 · 默加特罗伊德

...中文译本作者自序

大约二十年前,我住在伦敦,还是一个正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自己道路的年轻人。我每天上班的途中有一段颇长的火车行程,我就靠阅读各种报纸、书籍和杂志来打发这段时间。一天早晨,我买了一本《国家地理》杂志,被封面上一双冷酷的眼睛所吸引。那双眼睛的主人有着一张无情的脸,天生发号施令的脸。它属于成吉思汗。

那一次的火车旅程对我影响至深。我读到了蒙古部落如何在一场接一场高速而血腥的战役中将历经数百年演变而来的文明扫荡一空;任何作出最轻微反抗的人们如何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戮;众多大城的居民如何全城死于剑下;以及蒙古军队又是如何做到高效而无敌。事实上,他们是一个崇尚征服的民族。

看来也许奇怪,种种关于他们壮举的描述常常使我的心里充满了不安,甚至是恐惧。历史的教训提醒了当时我这样一个书生气十足、信奉自由主义的青年,为了纯粹的权力,人类会去灭绝无数的知识、文学、生命乃至爱。这些情感与思考一直在我心中酝酿,直至多年以后在《破竹》中浮出。

还有一件事也对我产生了影响。我本人就是一对同卵双生子中的一个,而这个事实主导了我前三十年的人生。与另一个人如此相像,以致时常被别人将你误当成他,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情况。你们的命运相互缠绕;为了感觉这种完整,你们必须在建立自己独立自我的同时,又保持彼此之间那种彻骨的联系。作为一对同卵双生子,我们之间有着一一种颇具戏剧性的深刻的爱。因此,这种爱也经由云熙与云光这两个人物渗透到了《破竹》一书中。

当然,有关家族的种种问题必定会是任何一部以古代中国为背景的

小说的核心。我渴望探索那些女性角色的人生,她们之间的冲突也真实地反映了云熙与云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巧儿和卢莺登上了舞台。还有更深的一层想法在我的脑海中纠缠。在一种父亲被赋予无上权威和尊敬的文化体系中,如果那位家长完全不值得交付忠诚又如何呢?一个孝顺的孩子该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呢?于是,在一个其他角色生活于其中的,正在坍塌的世界里,云邑主也加入了进来。

最后还有一点想法。正如宋代中国及其传统文化因为蒙古侵略者的破坏而受到威胁一样,当代中国也面临着空前的技术与文化入侵。中国正再次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出现,而此过程必然会不可避免地挑战那些古老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我希望云氏家族为了忍耐、爱以及在可怕的逆境中顽强壮大所作出的抗争会在当代中国人那里形成共鸣。

然而,为什么一个从未踏足中国,一句中文也不会说的英国人会觉得必须要去书写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关于勇气、忠诚、和解与背叛的故事呢?答案很简单。不论民族或年代,全体人类都会拥有这些特质。些许想象力便可使那棵竹子发芽,生长。

蒂姆·默加特罗伊德

2013年2月于约克

．．．和平
PEACE

...01

今有一妙景，予当为汝等详述。六百里湖之北，汉水之滨，南城、岳州双子城隔水相峙而立。距今百年，时有知州傅慕梅者，偶得一梦，唯见两城虽有汤汤三里江水横贯其间，却隔而不分。水中多有坚硬木桩搁浅于河槽，又有圆石堆围于四周，聚为坚实岛屿。如此乃筑成带行道之浮梁，系以木板置于百艘平底舟之上，各舟间以索相连，遂成。是故双子城之名竟如阴阳，甚是贴切。

——沈括《梦溪笔谈》^①

^① 此段引文为作者杜撰。



1266 年夏。中国中部，南城。

对于云熙大夫而言，夏季鲜有叫人愉悦的时候。雨季与令人窒息的
 闷热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精神委顿、恹恹不振。在闷热的暑夜
 里，他常常是彻夜难寝，无眠到天明。因此大门上传来的固执而沉重的敲
 击声并没有使他太过吃惊。

他醒着躺在向来睡得酣沉的妻子巧儿身边。细密的汗珠儿刺痛了他
 的前额和上唇。那飘离城池，远谈不上愉快的思绪，倒奇怪地使一次深夜
 的求诊变得受欢迎起来。再者，他也习惯了人们的深夜造访，那通常是请
 他去出诊——一次艰难的降生，或死亡。

他起身，快步穿过一条通向药铺的走廊。从一张廉价的雕刻版的黄
 帝画像下，他拿起一盏燃着的灯，开了门。

在他面前的男人身披一袭朱红丝绸高阶官袍，由提着灯笼的佣仆随
 侍左右，另有数名倚纓戟而立的士兵随行。这样的访客，在城里任何地方
 出现都是不寻常的，尤其是在这里。云熙大夫的药铺坐落在水潭厢，那是
 城中较为贫寒的地方之一。他平日最为富有的病人也不过是些匠人和他
 们的家眷。他恭敬地作了一揖，等候那官员开口。

“你是云熙？”他的访客问道。

他感觉到身后有动静，转身只见巧儿正走进房间，一头长发凌乱披
 散。在认出那男人身上官服的一刻，她那张柔和饱满的脸上顿时闪过一
 抹警觉。云熙示意她回避。

“在下是云熙，大人，”他说道，为了巧儿，他的声音听起来颇为自信。
 他可以感觉到她的忧惧，而他自己心中也是忧虑重重。

那官员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他。

“你是位大夫？”

“我想是的，大人。”

但那官员似乎仍是不满意。

“你比我所想的要年轻。”

的确，云熙看上去确实不像已及而立之年。在他那双温和的棕色瞳眸的坦率注视中，有一种慌张和青涩的东西。然而他那一对乌黑笔直的眉毛却隐隐显示出一副异乎寻常的坚定性情。

那官员以一侧宽大丝袖拭了拭汗湿的额头。

“在下是否可想，在下并未惹上什么麻烦？”云熙问道。

官员摇摇头。

“王廷博大人要召见你。速去准备妥当。”

云熙大夫微微惊退了一下，便转向正在铺里高高的枫木柜台后踟蹰徘徊的妻子。

“回去睡吧。我会在天亮前回来。”

他知道她会坐上一整宿，一杯接一杯地啜饮着茶水，等他回杏林阁。

一等徒弟阿聪起床穿戴好，云熙大夫就走到街道上与那官员会合。屋外这儿要比屋里凉快些。

“是何人身体有恙，大人？”他问道。

喧闹的歌声和掌声从平氏浮鸢舍上飘过河面传来。几位在一个卖甜酒的小摊儿上摇扇纳凉的邻人礼貌地大声打招呼。那官员傲慢地一瞪，便叫他们噤了声。

“你的病人是王廷博的公子，”他轻声道，“他们说他们很可能撑不过天亮。”

云熙大夫很庆幸巧儿没有听到这句话。被召至恶龙的病榻旁难有什么好事。即便那只是恶龙的独子，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

南城沉浸在自己的消遣之中。密集的人群阻延了这一小伙在夜色中步履匆匆的人们的脚步。朱雀大街上，赶在守更人敲八百遍鼓，令所有了无睡意的城中居民上床就寝之前，一个夜市正兴。

多数人并无心留意这一行人。他们经过小吃摊儿，川香炸鱼的香味

撩拨着众人的鼻孔；各个茶摊儿边上都围满了下棋的人们；酒馆里充斥着酒肉之友的喧嚣声。只有乞丐和快手行窃的孩儿偷一看到那位严厉的官员和他全副武装的侍卫便迅速隐没进入人群之中。云熙大夫那身材肥胖的徒弟阿聪气喘吁吁地一路紧随其后。

他们来到孔雀山脚下。那原是一个古宫殿建筑群，很久以前被改建成了一座官府的衙门和几栋高阶大员的宅邸。云熙大夫一边登上山丘，一边俯瞰下方的汉水，整整三里之阔。一弯镰刀新月照亮了江水。对岸是缶州，与南城是一对双子城。两城由一座修建在船上的巨大浮桥相连。云熙可以看到河舟上的灯笼在漆黑的水面上移动，仿若流动的星子。

士兵把守着知州宅邸的门房。看见那官员，他们忙行礼并让到一旁。

“大人，公子所患何症？”云熙紧随其向导快步登上一道陡峭的大理石台阶，边走边问道。那官员耸了耸肩。

“那得你来诊断。”

云熙大夫想询问王廷博究竟为何要召他前来。他只是城中一名品级低下的郎中，甚至连太医局所授的一纸资质也没有。

“其他大夫也在诊治大人的公子吗？”他问道。

那官员似乎没有听见。他们匆匆穿过另一个门房和一连串小庭院。无论是那华美的柱子和镀金的镂刻，又或是大理石的喷泉和小巧的盆景，云熙全一概无暇欣赏。他们走进一个有更多倚戟而立的士兵所把守的宽阔院子。用人们都提着一桶桶的水从身旁跑过。飞蛾与夜蝇扑扇着翅膀绕着灯笼飞舞。

“快！”那官员挥手招呼道。

他打开两扇大红色大门，一间装饰有狩猎场景、灯火通明的房间便展现在眼前。十来个穿着上好绸缎衣袍的男人三五成群地各自凑在一起低声交谈。还可以听到女人在一个边厢内哭泣，她们的悲伤听上去淡薄而虚假。云熙大夫一身布衣，显得与这样一群人格格不入。阿聪则显然正在发抖。

“这些老爷们真的用得着您吗，师父？”他小声问道，语气里甚是惊讶。

接着,那年轻人意识到了问题的无礼,脸红起来。云熙大夫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大人把这屋子塞满了大夫,如果那个孩子死了,也大可以说已经尽力了,”他低声道,“那边,名医杜茂亲自来。还有那儿,是与他形影不离的冯大夫。我们就既来之,则安之,权当是我们的荣幸吧。”

杜茂大夫是一名身量矮小的士人,穿着一袭紫绸衣袍。他留意到新来者,皱起了眉,生硬地点了点头。云熙深鞠了一躬,但是显然在杜茂大夫看来这一躬鞠得还不够深,他生气地大叫道,“怎么?难道还有哪个下人也生病了?”

他的几位同僚呵呵笑起来。众所周知,杜茂大夫是极力反对允许没有资质的医师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加入行会的。云熙礼貌的微笑僵住了。一位官员拍了拍掌,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

“诸位大夫,”他说道,“你们都已诊视过病人,也都看过占星家之言了。大人希望与诸位会商。请随我来。”

“在院子里等着,”云熙大夫向徒弟吩咐道。

他寻思着还是站到这群郑重其事的人后面比较谨慎。这是对医师行会极为重要的一刻。王廷博乃辖制方圆百里的宣抚使,此尊贵官职为天子亲赐。再者,如其儿子兼继承人早夭,有关未来的诸多算计与计划便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云熙大夫并不责怪这些名医们忽视他的存在——身份的低微犹如污浊之空气,是有传染性的。

这个孝廉堂曾是楚王的正殿。几十根粗大的蜡烛将谒见厅照得通明;烛影在上漆的屋顶与墙壁上游移。众大夫在两张雅致的木椅前跪下。其中一张木椅中坐着身穿其最吉祥的官袍的宣抚使,就似死亡是一位他必须敬畏的使节一般。坐在另一张木椅中的是他的夫人,一位长相平庸的妇人,就连往日本不多的几分姿容也已完全不再了。

这位夫人立刻得到了云熙大夫的同情,因为她厚厚的白色妆容已经沾满了泪痕。她有着双重悲伤的理由:假如那个男孩死去,她的大夫人的地位也将随之而逝。任何一个为宣抚使生下继承人的小妾都有可能取代

她——而云熙大夫已经听到传闻，说宣抚使更属意他的一位妾当他的正房夫人。

王廷博审视着一众医师。他似乎拿不准该说些什么，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接着，他清了清喉咙。

“抬起你们的头。我可不想对着你们的幞头帽说话。”

大夫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你们都见过小儿了。该做些什么？还有，你们当中谁来做？杜茂大夫，这里就以你年资最高。你说说！”

云熙很不自在地意识到宣抚使夫人正在盯着他。诚然，他是逾越身份了，虽然此事几乎不能怪他。然后他开始怀疑她是否便是这次不合常理的召见背后的原因。

“大人，”杜茂大夫说道，“下官们对此事结论一致。”

他的同僚全都遗憾地点着头。杜茂大夫的语气里带着极大的权威。

“这世间良药对令公子都已是罔效。其真气腐败。阴阳相冲甚烈。血行淤散。情况令人痛心，实难启齿，但是大人，如今只有老天爷施恩才有可能救得了他了。在下已备好一个名册，里面都是些道行高深的法师和道人，在这种情况下正合适。”

王廷博跌靠回椅中。

“药石罔效，”他喃喃地说，“冯大夫，你当然是不赞成杜茂之言的吧？还有你，顾蔼大夫？肯定还有些办法可以一试吧？”

然而，这些人都只是遗憾地叹息。

“那好吧，”王廷博说道，泪水在他的眼中闪烁。

云熙大夫摩挲着下颌。行会众人如此确定已经毫无希望，这叫他惊讶。不过当然，每位医师都会遇到棘手的情况。此时宣抚使夫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她的目光冰冷而严厉。

“你，那个站在最后面的！”她尖声叫道，“穿蓝袍衫的！你怎么说？你是云熙大夫，对吧？”

她竟知道他的名字，这叫他微微战栗。众人扭头向后看，传来一阵丝绸的窸窣声。

“请夫人务必原谅在下愚钝，”他回答道，“在下并不曾诊视令公子，故而无从置喙。”

这位姿色平庸的妇人在椅上倾向一侧与其丈夫说话。

“让这一位也给他诊视一下吧？”

屋里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杜茂大夫谨慎地咳嗽了一声。

“尊敬的夫人，此人虽为贫苦之人慷慨施治，但对于如此多杰出同僚已经断言的疗法，则几乎无法指望他能有任何影响了。再者，云熙大夫平素里医治的不过是些普通百姓及其贫贱之疾。令公子血统尊贵，只怕非其力所能及。”

云熙垂下目光盯着地面。曾几何时，在很久以前，别人也是尊他为一位邑主之子，对他言语恭敬的。这点仅存的回忆，带着些许失落，使他双颊发红。

“不要责怪云熙大夫出现在这儿，是我召他来的，”宣抚使夫人说道，“官人，我的婢女告诉我，这位大夫治好了她弟弟的干咳症——还治好了水潭厢许多其他的人。她说他对生病的孩子很有办法。我求您了，就让他看看我们的儿子吧。”

云熙大夫深知赞同杜茂大夫的意见才是谨慎之举，但是刚才所受的侮辱使他保持沉默。而且他也很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王廷博不安地挪动着身体。

“我们去求教杜茂大夫名册里的道长和法师，”他以一副奇怪而平板的嗓音说道，“只有傻子才会忤逆老天爷的意思。”

“官人，至少让云熙大夫看看我们的儿子吧！”

杜茂大夫又咳了一声。

“任何更多的打扰都会危及公子的真气，”他警告道，“我肯定云熙大夫是同意的。难道不是吗？”

杜茂傲慢地盯着他的这位身份低微的同行。也许云熙已经厌烦了种种冷落怠慢，也许是那燥热使他心情烦躁。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回答道，“于任何人，把一把脉都绝不会带来伤害。”

同行们都猛地倒吸一口气。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何等严重的错

误。杜茂大夫耷拉着的眼皮缓缓闭上，暗示了一种终其一生都不可消除的敌意。

“正是，会有何害？”宣抚使夫人叫道。

王廷博大人点点头，泪水再度涌上他的双眼，他恼怒地将其拭去。

“那好。但若是因此而给我儿招致伤害……让云熙大夫当心着点！同时，杜茂大夫务必去向他认为合适的法师求教。”

大人物起身离开了这座古老的正殿。云熙意识到周遭充满敌意的眼睛正在看着他。他冲着摇曳不定的蜡烛眨眨眼。一位官员碰了碰他的胳膊。

“我领你到公子那儿。”

云熙从一众聚集的大夫之间穿过，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转过身背对他。



他被领到一间华美的卧房，熏香和热气使房中空气迷蒙。一张覆着丝帐的四柱卧榻立于房中央，可以听到一个孩子令人哀怜的咳嗽声从榻上传来。房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蹲伏着一个身着制服的下人。散置四周的灯笼发散着微弱的光芒，它们的火焰在窒息的空气中纹丝不动。男孩床榻旁立着放置了珍馐佳肴的桌子：烤肉和蜂蜜糕点，裹了一层糖而闪闪发亮的水果。足够一大家子人吃的了。尽管它极尽华丽之能事——或者正因为如此——这间房是一个禁地。

云熙为这个小男孩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忧虑。当他为穷人家的孩子治病时，孩子的床边总有双亲、叔伯、姨娘、祖父母包围，为祝福所萦绕。这个孩子却被丢给了用人照看；他的围着丝帐的卧榻是一个正在漂向永恒的小岛。云熙转向最近的一名用人。

“怎么称呼您，先生？”他问道。

那个男人脸颊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满脸狐疑地回答道，“我们听说你要来。我是公子的第三教习，我姓胡。”

显然对云熙是不会有“先生”这样的称呼的。

“公子的乳名是什么？”他问道。

胡教习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

“我们叫他小乌龟。他的正式称谓是……”

“现在先不管那个。把所有窗帘都卷起来，特别是南面的窗子。把它们尽量打开。”

“上一位大夫可不是这么吩咐的，”那位第三教习答道，“他告诉我们，若要这熏香尽取有益之物，必使其形成浓重烟雾方可。”

云熙礼貌地微微一笑。

“这么说我得自己动手了。”

他推开南边的窗板。这个方位是经过仔细斟酌而选定的。他已然感觉到房中阴气过重，而南风只会助长眼下极需之阳气。

随着清新的夜风穿透熏香的甜雾，下人们如释重负地发出几不可闻的叹息。灯火摇曳，把这个长长的房间四周照得通亮。云熙大夫走近床边。

对于其不足七岁的年龄而言，这是个身量颇高的男孩。小乌龟蜷伏在一床马鬃褥子上不停地咳嗽，仿佛他的肺要把自己溺毙一般。云熙大夫立刻认出了干咳症的症状。那是一种常见的小病，而且因为此病在他居住的水潭厢一带相当普遍，不论病势处在何种程度，他都懂得医治的方法。但是仓促给出诊断结论不是他的行事作风。

他坐到床上，抚平那孩子汗湿发黏的额头。他指尖的汗液散发出过重的金属和水的气味。

“小乌龟，”他说道，“你能看着我吗？我是来让你不那么难受的。”

焦虑的大眼盯着他看了片刻，便望进虚无的空气之中。云熙发现这个孩子总是移开视线，并不去看与他说话的人——至于这是出于傲慢还是害羞，他不可得知。

“你几岁了，小乌龟？”

男孩发起抖来，而云熙留意到那战栗是何等剧烈。

“你几岁了？”